

# 南山肖像

许江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 南山肖像

许江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祝平凡

特邀编辑：王良贵 应达伟 赵 韞

装帧设计：李振鹏

责任校对：钱锦生

责任出版：葛炜光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南山肖像 / 许江著. —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8. 2

ISBN 978-7-81083-698-2

I. 南… II. 许… III. ①艺术评论—中国—现代②中国  
美术学院—简介 IV. J052 J-4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19035号

### 南山肖像

许江 著

出品人：傅新生

出版：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地址：杭州市南山路218号 邮政编码：310002

网址：[www.caapress.com](http://www.caapress.com)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杭州海洋电脑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19

字数：350千

版次：2008年2月第1版

印次：200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ISBN 978-7-81083-698-2

定价：40.00元

# 目录

## 唤南山 1

### 湖畔远影

- 走近林风眠 5
- 湖殇 14
- 星夜里的鼓号手 23
- 万曼之歌 29
- 言说的力量 38
- 与岁月同行 41
- 走向“写”的疯狂 43
- 生命的诗性和虔诚 47
- 我与卡彼 53
- 阅尽风波后 渔歌一曲清 61
- 独自倾心向太阳 65
- 直邀山水入窗来 75
- 宾虹之观 79
- 长歌怀忆 84

### 涌金普照

- 难忘教诲 89
- 无以承受的艺术之“轻” 93
- 一个河畔的童话及其他 96
- 阅读并掩卷而思 98

-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102
- 敬正的风神 110
- 使者、行者 112
- 心灵的旅者 117
- 阳光史诗 121
- 石鱼传说 126
- 同志同心 128
- 磨难与双杖 138
- 绿影扶疏意味长 139
- 刀笔沉雄 寒石隽远 143
- 宝刀利刃 145
- 生命的漫索 147
- 巴山夜雨时 152
- 水乡的守望者 155
- 我们是否真的拥有一个优美无缺的世界 158
- 简远高人意 毫端通境逼 161
- 大象无居 166
- 记忆如水 沧桑入画 170
- 山川笃志铸宏志 秋水激情汇诗情 172
- 笔墨生命五十年 178
- 水·养·敬 184
- 散怀逍遥 神游万象 186
- 孤独而庄严的方塔 194

## 清波旖旎

- 躁动、离散、早熟 197  
回返的“出逃” 200  
老井其人其画 204  
江湖、地理与狼 207  
家，闲适之所 208  
北方的“狼” 210  
谈直接画法并说老翁其人 212  
悠远的小窗 214  
在桥上，一个旅人 216  
“画室”中的画家 218  
响亮的“失语者” 221  
三人行 224  
自然诗意 平常之心 227  
刀尖上的梦 231  
女侠归家 234  
岁月的古渡 238  
时代脸谱 240  
窗 242  
给王澍的“墙” 244  
归舟 246  
通人的追求 248  
家园在路上 253  
冰层深处或云气之外 259  
蔡国强部分作品之描述 261  
沙砾的生命 265  
漆园即家园 268  
溯往而怀远 临风而塑质 271  
月在湖山 274

## 长桥熏微

- 舞台、静谧与写生者 277  
绘画是一种守候 278  
身体，我们行走的家园 280  
夜是真咖啡 282  
剥开顽皮见甜心或相反 284  
南山、丘壑与漫游 287  
“书”人“书”出的生命活体 291  
胭非新红 293

# 唤南山

编这本集子的念头，倏忽已两年。

当时，《一米的守望》与《视觉那城》正在编排中，不少为先生和同学所写的文字被搁在一旁，踌躇中萌生了一个念想，“南山肖像”依稀已存心头。

想法已然朦胧。朦胧的思路催发了不少新的写作，如春山，烟雨空濛，却始终难辨一枝一树的葱茏。凡老师同学相邀，我都尽量允诺。每一篇一个情境，堆在心头的却只是南山葱绿的意象。

南山，西湖南缘环抱的群峦，四季葱翠，体脉绵长。从湖上南望，伍公城隍，云居凤凰，将台玉皇，诸峰缀成一线，仿佛悬在南边天际的一抹绿云。每当云开日出时，那峰壑先自开朗，是最为洞明而机敏的云山。立在湖山间的绿陌草堤上，最能体会“悠然见南山”的舒展自得的望境。南山的那一边流淌着澎湃的钱塘江，古钱塘似乎更贴近山峦。这南山之麓携江带湖，天然地显着款款眷顾的深情。

但南山更多的仅是一种湖南群山的概念。只那湖之南的沿湖大道，承受着南山之名，兀自演练着如南山一般的家园意象。南山路从湖滨闹市口伊始，披着穹隆般的浓浓绿衣，沿着湖畔，过古涌金门和清波门，直抵长桥。南山路虽名南山，却一路伴湖带水，让四季在水染的身段上显出颜色。

春山一日一绿，雨水带着绿意轻抚每一片梢头，又从梢头上漫漫路的每个角落。忽然，一日放晴，南山路已是满目葱翠。那葱翠如蔽如覆，将车辆、行人、路旁的建筑都罩了下来，并都染上些许绿意。只那浓荫入夏愈深，必在盛夏时，让空气都沁着绿，行人直把绿荫当做纳凉的遮被。九月，一年一季的新生入校，轻踏整街浓绿，满心觉着校园里的一切都异样青翠流丽。等仲秋的圆月衔着穹顶上的树冠，人们发现树之绿变得苍黄。秋天来得骤急，

一下子就把整条街染黄，犹如某个月照黄昏，整条街的绿被倏然抽去，仅剩其中的鹅黄。黄叶飘飘洒洒，在桂花凝香的日子里，在夕阳的余晖中，闪烁颤巍巍的辉煌。那辉煌随着北风洒落，等路面成了金色的时候，那大树一下子变得肃杀而苍白，乳色的枝干编抱成团，挑着依稀的黄叶，这时冬天真的来了。南山路只在此时，特别深阔，仿佛冬季峻远的深度，唯有走到枝叶尽头，春才复又重来。南山路的四季都来得快，仿佛几天里就换了颜色，季节变得分明，岁月兀自悠长。

四季分明，岁月漫长，南山路成一条慢街。路上亦少匆匆忙忙的行人。在南山路上行走，踩着满街的绿叶黄斑，那自然造化的生机，那绿湖青山的节律，让步幅变得闲适起来，变得曼妙起来。南山路原就没有太多的建筑和商市，晨练和傍晚散步的人们总将自己的脚步与湖山朝暮的声息融在一起。早先十多年，冬晚六点后，路上就人迹稀少，静寂得很。近些年人渐多，车渐快，但行人却步履依旧。春日踏青，夏暑避荫，秋令轻踩落黄，冬季呼吸冷冽的风气。踏着一种自然的节拍，望着穹顶上方渗漏下来的星光般的阳光，想着植物带背后的碧波粼粼，再匆忙的行履也低缓下来，再陌生的脚步也变得亲熟起来。仿佛在一条如画的廊上领会四季的神气，南山路上的人们总觉行在归途。

行在归途，南山路又成一条回忆的路。几乎所有到过南山路的人，所有在南山路上走过的人，无不对路上的浓荫充满记忆。美院挨着南山路依次排开，南山路成了校园的一部分，对南山路的记忆就如校园的记忆。那湖滨让闹市戛然而止，又在绿树屏障的断处依稀地透出云山的远影。涌金门外的小拱桥一面透望远波，一面将金牛锁藏。路南的一段高墙，屡次粉刷，却总透出老墙的端倪，最是让人想到童年放学的景况。清波古门的绿荫最浓，大学时写生，将每日的黄昏留在这片近水的茂林修竹之中，不曾想却是李清照的故地把来作了青春“愁错”的幽蔓之所。长桥送晚，那不长的石栏桥，把湖面送入缠绵水湾，却又点活了“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千古诗意。南山路每每让我们行经此处，只若初见，却又常常在记忆中颠倒了时序，把远年之事当做了昨日的念想。在湖畔，我们常常感觉走在记忆中。在更多的记忆中，我们又恍觉在湖山。

在我们心头种上念想，南山路倏成一条乡愁的路。晋人陆机《文赋》云：“遵四时而叹逝，瞻万物而思盼。”南山路衔着三道古门，几处老园，即便裹着如盖大树，一季一色，季季时新，却难断桑园如斯的感叹。让人只把那一季一新与世事人情的迁变相互映应，平添多少心灵上的嗟叹。那些似乎发黄的老地名，衔在嘴边，含在心头，惦着那一个个弯角浓荫的旧忆，让今人不

断地在闭目神游中怀着某些深深的追恋，咀嚼往昔不再的感伤，复活只若家园才有的伤逝气息。所以，这路总带着些许回想的神伤。

王羲之在千古绝唱之《兰亭集序》中吟叹道：人“俯仰一世”，各不相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南山路正是旧日校友回校的必经之路，那树下俯仰、路上进退的青春岁月，那多少年积郁心头、“向之所欣”之感慨，注定要化作某类兴怀和愁绪，浸蔓我们的心扉。我们仿佛站在故乡的水口，向着记忆的深处回眸，向着生命难舍的牵挂相望。诗人李白曾纵浪激情地唱道：“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今天的歌咏啊，往昔是注定听不见了。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的路上，我们唯能轻抚胸口，一边品尝望断天涯的伤逝情怀，一边珍视湖山安顿和止泊的陶然心境，继续人生路上的远行。

南山路，一条慢街，一条忆道，一条乡途。由于“慢”，让这街常映人的心头；由于“忆”，让这路在所有的记忆中延伸；由于返“乡”，让此途成归途。说不尽的南山路哟，伴着水，归于山，让山水相连的是人，是每日行走的人。这些人得水之灵神，山之魂魄，在路上日日行走，将南山的气息把来化作了自家的肖像。

这样的肖像，是山？是人？抑或是某一类绵长悠远的精神？

许江

2007年12月23日于北京梅地亚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

## 湖畔远影



五言诗  
2002年12月23日

## 走近林风眠

林风眠，这个名字，对于“文革”后进美院学习和工作的我们这一代来说，是既陌生，又熟悉的。

在我们进入美院学习之前，在“文革”甚至“文革”之前的纷乱喧嚣的社会环境中，林风眠先生几乎被人们忘却。他的画作，他的著述，连同他这个人被凛冽的社会政治空气尘封湮没。进入美院之后，面对中国美术近代发展的历史，我们才开始怀着一种敬仰关注这个名字。近几年来，林风眠研究会进行了不少研究和宣传的工作。1997年沪杭两地的林风眠展引起广泛重视，但对于许多青年美术工作者来说，这些就像身旁的一泓湖水，经常与之形影相随、不期而遇，却很少有机会深入地走近她，专注地打量她。我院七十周年的校庆是一次上规模的学术梳理的活动，学校对以林风眠为首的一代艺术家创建我院的历史、对我院薪火传承的学术脉络进行系统的总结。在这项活动中，我们始终面对林风眠的存在，面对我院代代相传的精神脉络的存在。林风眠先生追随蔡元培先生、投身艺术运动、推进东方新兴艺术的足迹，与我院建院初期的发展历史是联系在一起的，翻开了美术教育的这一页历史，也就翻开了林风眠卓尔不凡的一生中激情创业的历史。在主持国立杭州艺专十年之后，林风眠随风而逝，踪迹难辨，潜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艺术孤行，留给世人颇多谜团。从去年9月开始，我们追随林风眠的足迹，跑了半个中国，收集所有能收集到的资料，领受几代林风眠学生和研究专家的指点，汲取各方面的养料，来完成这样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事实上，我们的内心，也追随着他那九十多年的人生历程，穿越百年沧桑、世纪风云，经受着精神上的洗礼和磨炼。

林风眠之路，一条漫长而令人心悸的人生之路；一条用生命去探索、去开拓的继往开来的艺术之路。我们以学子的赤诚，在这条道途上，追蹊先行者的脚步，努力地走近林风眠。



林风眠像

## 永恒的肖像

林风眠离我们的确遥远，即使在他生前，有关他的讯息也如空谷回声，缥缈而抽象，他甚至是活在一片传奇的逸闻之中，许多奇怪的云霾回绕着他，使我们始终无法洞悉这位艺术先驱的尊容，只有凭借对中国近代艺术史的理解，凭借中国美术学院传统精神所孕育的那份景仰，更主要是凭借对他的艺术作品（虽然还看得不多）的热爱，而从精神上去亲近这位先师。

原先，我们手头掌握的林先生的资料的确很少，收集资料的工作也进行得十分缓慢。但最终还是从林先生的故友亲朋和有关专家那里，得到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和文献资料。在林先生的旧照中，有青年时代的风华，有玉泉故居时期的洒脱，有60年代的凝重，有初出牢狱的忧郁和困顿，有挥笔作画的投入与专注。在对林先生的一生逐步有所了解之后，这些照片仿佛活动了起来，串联成这个不凡经历的动人画卷。但在所有的这些照片中，有一张摄于香港的晚年肖像，始终打动着我们。

当我们一眼看到这张肖像时，就再也没能抹去深深的印记：在平静而又平实的狭长面庞的正中，有着一个宽大硕长的鼻梁，宽厚而朴实；鼻梁之上矗立着圆拱顶一般的隆额，有如一片坚硬的花岗石，闪动着白光，高远，倔强，笼盖在有几分松弛的面容之上；这面容带着永恒的歉意的微笑，仿佛在向世人告别，双眼却吸引着你，以一道锐利的目光引着你潜入他的内心，这眼中有火，而双唇却又以冰一样的沉默，保证永不道破生活的秘密。命运在林风眠身上雕琢出一种与这个瘦小身躯不相适应的撼人心魄的历史，并且也锻造了这位20世纪中国艺坛上少有的代表人物。林风眠仿佛知道那悲惨而恢宏的命运的意义，从孤寂中产生对孤寂的爱，并把这种爱化作艺术的烈焰，温暖着他的时代和人间。

没有比这张照片更能囊括林风眠的内在气质，更能表现他那饱受岁月斧凿之后所具有的真实的存在感。这是一幅永恒的肖像，一幅印入人心的肖像。

## 飞扬的翅膀

林风眠的一生界分明确。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炮火撕裂了中国的版图，也中断了他的人生道途。这之前，是他抱定“为中国艺术界打开一条血路”的决心，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艺术运动的时期，是他一生中激情奋斗、叱咤风云的时期。这个时期中，他有幸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赏识和推荐，先

后执掌当时中国的两个重要的艺术学府,尤其是在创建和主持国立艺术院时期,为中国早期的艺术教育,树立了“兼容并包、融合中西”的精神典范,开拓着一条“创造东方新兴艺术”的艺术之路。这之后,一方面,他的理想不断幻灭,生活每况愈下;另一方面,他孤寂求索,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和人生苦斗去亲历那条创造新艺术的道路,这也是他一生中孤独而又无法逃逸、苦斗却又归于苍凉的时期。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漫长生涯中,他备尝了人生的种种苦痛,却矢志不移,耕作不辍,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绘画世界,留下了一份非凡的艺术遗产。

如果说,前面一个时期中,林风眠是中国艺术创作和教育之路探索、开拓的领头雁,那么,后面一个时期中,他就是飞越人生的苦夜、追寻新艺术曦光的孤雁,我们所采用的林风眠百岁诞辰纪念的标志,那个高高扬起的翅膀,是否既象征着振翅高飞、引领前行的旗帜,又蕴涵着独立孤行、可以被毁灭却不会被打倒的不屈精神呢?

### 走近林风眠

林风眠的作品似乎远离着他自己的生活环境,很难与现实生活产生直接的对应,却又神秘地吸收了他自身命运的典型特质,具有传奇的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总是出现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场景,尤多悲剧。他的童年,为他的一生埋下了深刻的印记。欧洲留学、丧妻失子的哀痛,使他早早地将青春和爱情的幸福凿进异乡的墓碑。蔡元培先生慧眼识珠,诚意延揽,他得以主持当时中国的两个重要的艺术学府,并抱定“我下地狱”的决心,锐意推行艺术运动的理想,潜心艺术教育的创制。这个倾尽心力、激情奋进的时期,却因为溃败的社会政治局势的催逼,艺术运动理想的落空,青年学子拥戴的缺乏,而在一片失落中悄然落幕。从风云际会的高处跌落下来,远离视听的中心,林风眠开始了长达五十多年的孤独的潜行。他数度告别妻女,把自己锁在漫漫的艺术求索之中,过着寂寞而几近苦行的生活。“文革”浩劫的到来,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声浪之中,在那些没有星光的夜晚,林风眠亦悲亦狂,亲手毁去自己最珍贵的千余件画作,毁去了自己所创造的艺术生命,在水与火之中,演绎了人类历史上至为悲怆的一幕。当他掏尽了一切向往后,只抓住一线本能的信念:我还能画!把唯一的希望留给自己的肉身的时候,命运并没有放过这个孤弱之躯,而把他视为政治风云的残枝败絮,横扫进牢狱的一隅,掠去花甲高龄的生命中四年零四个月的自由和阳光。

失母、丧妻、丧子，从自己建造的家园中放逐自己，直至亲手埋葬自己的艺术生命。除了死亡，林风眠有什么没有经历过？命运使多种冲突在他的身上尖锐地物化，并扩张起来，深深地、持续地刺痛着他。但是，他早已将自己交给了另一个永恒的力量——艺术，借助着这个力量，来容忍命运的屈辱，领受世事的骤变，并通过屈辱和隐忍来与命运抗争。在命运的重压之下，他仍然虔诚地高举双手，指向那对他来说至神至圣的艺术。

孤独、磨难和忧郁，一刻也没有离开林风眠，却又在林风眠悲天悯人的气质中悄然演化成一种空寂的心态，并使之弥散在他那简单孤立的画桌上，潜入他的各类作品之中，时而转化成梦幻悠远的空灵，时而转化成心灵苦痛的忧郁，时而让空灵和忧郁调和而成为一种另类的浪漫。于是他的山水风景不似西湖的真山真水，却有着那寂静深远的韵味。这片山水世界古远而苍茫，带着天籁的轻风，带着缥缈的烟霏迎面袭来。人们的双眼渴望在这里停歇，但内心却被一种孤寂的预警提醒着：这里不是家园，这里只是梦乡，一片超现实的梦乡。这片风景广袤无垠，有空气的颤动，有回风的低吟。在这一切之上，还有一种隐隐的伤感悲悯之气使灿烂天空脱尽尘俗，而获得梦乡般的纯净。渴望博爱是这片孤寂的情怀中永恒的空谷回声。

于是，在那水墨淋漓的芦荡中，飞翔起孤独的秋鹭。这虽不是多少年前苏堤两边的真景实况，却是林风眠借景抒怀的真实写照。这灰蒙的天空，云气阑珊，潜伏着命运多舛的阴霾，墨一般浓重的空气，摇曳着芦叶，秋鹭带着生的警觉划过湖面，划破水的死寂。林风眠将早年法国象征派诗歌与德国表现主义情怀咀嚼透了之后，吐出带着东方诗意的宁静。林风眠甚至企图表现“死水微澜”之中“死”一般的寂静。

孤单的秋鹭在低翔，在寻觅，林风眠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在生活磨难的重压下艰难举步，在东西方艺术巨峰中孤独潜行，林风眠吸收一切可能借取的东西，并努力地在宣纸上融会演变。在40年代和50年代中，他研究汉画像砖，研究皮影民艺，临摹敦煌壁画，甚至对立体主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孤独和忧郁把他抛掷到另一种情感的高点，中西艺术两端的深入理解赋予他一种能力，使他能洞悉视觉痕迹和灵魂之间那神秘的牵线，并从内心的深处含英咀华、风餐露宿，细细地编结和吐纳而成一个演变的轨迹和网络。那种平面的、棱状分隔的结构，那种方中寓圆、圆中求方的骨架，反复出现在林风眠的静物画之中、戏剧人物画之中、人生百态的画幅之中，已经不能用立体主义毕加索们的多视点革命的那种意义来衡量，也不能用画面构成的普通价值来衡量。那是精神咀嚼之后的产物，是他生命滤变之后的别无选择的选择，是承受着命运的诘问、混杂着沉闷窒息和焦躁不安、视觉的迹化和内心

的悚惧的存在方式，是他生命之火闪烁和燃烧之后留下的沉重骨架，也是他分裂、矛盾的个性的神秘载体。正是在这个穿插运行的构架里，林风眠全神贯注于痛苦而又兴意盎然的创作中，无论是飘零的花和柠檬，是长袖当歌的淑女与老衲，还是经历着噩梦的裸女和鬼脸，那支疾行的枯笔把整个生命扔在了这个构架之上，演练各类不同的命题，寻觅视觉上种种可能的反应。只要画面上出现一个契机，生命就会紧追不舍，有时会像晶体一般，以闪烁的平面冷冷地反映着世间万物的纷乱，有时却像燃烧的火焰，让自我在屈辱的烈焰中饱受熬煎。无论是晶体还是烈焰，无论是纷乱还是熬煎，他总是坚毅地隐忍命运的催逼，在既清醒又模糊的混合情感中与创造的激情偷欢。既然不能主宰命运，那就甘受命运的驱使和徭役；既然不能驾驭生活，那又何妨与生活一道随波远行。林风眠通过屈辱和认命来征服痛苦，并使之转化为创造艺术生命的一份滋养。磨难，将这个本性悲天悯人者神秘地锤炼成通达世故者，让他牢记命运那悲惨而恢宏的意义。终于，受难化为他生活的一个天然部分，领受痛苦成了他理解自然力的神圣骚动的基本方式。终于，他把自己放在了十字架上。

当我们沿着资料文献组成的线索，缓慢地走近这些感人的画幅，走近林风眠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深刻的形象，深深地理解“现代艺术先驱”这不朽称号中那生命的分量，深深地理解那与命运抗争的永恒意义。

### 伟大的先行者

无疑，在世纪初的艺术先行者的行列中，林风眠是最具开拓精神的一个。从20年代到30年代，他抱定“为中国艺术界打开一条血路”的决心，用十年多的时间，用热血青春的激情呼号和倾心工作，指明了一条道路，一条既不是传统东方式的，又不是盲目照搬西方的“东方新兴艺术”之途。这条道路意义远大却曲折漫长，确凿无疑却颇难辨识，激动人心却又充满争议。在当时，这条道路实质上还只是一幅蓝图，一种值得奋力追求的精神理想。为了实现和达到这个未来之境，林风眠又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在这条道路上亲身历险，开拓前行。这位孤单的行者，背着命运的重负，跨越旧观念、旧事物的界石，涉入未知的地域，汲引各种艺术滋养的甘泉，忍受现实人生的风霜雪露，在生活磨难和心灵追求的冰峡中踟躅，在魂灵和情感的巅峰上辨识自身，用生命和心血，为这条发展之路留下不朽的标记。正如英国艺术史学者苏立文在《林风眠——中国现代绘画的先驱者》一文中向历史所

发出的大胆的设问：“从抒情的、装饰的、充满诗意的极端，到悲惨的、暴烈的、忧郁的另一个极端——试问现代曾有哪一位中国艺术家，表达出来的感受有着如此广阔的范围？有哪一位中国艺术家，在20年代是一位大胆的革新者，而六十年以后，仍是一位大胆的现代画家？”

这位孤行的使者带着我们进入的第一个新的界域，恰恰就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现实环境本身。林风眠画山水、画静物、画仕女、画戏剧人物，所呈现的往往都不是自然的直接对应物，但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却飘荡着一种独特的气韵。这些山水静物既不按照自然事物本身，也不按照传统的经典性来呈现，却保留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神秘的联系。身在西湖边而没有画西湖，隐于闹市之时，却让这片记忆悄然苏活，而苏活的不是湖畔的一棵树、一片云，却是对西湖的整体印象，是人潮交融的产物。那细颈的花瓶，那怒放的鲜花，那响亮的黄色柠檬，都是林风眠书案上的实物，都是一些最一般不过的日常静物，被移植到画上之后，仿佛被一种求生的力量催动着，获得一种形式上的张力和联系。这种信手拈来的题材，呈现了人与物之间的信任和亲热状态。林风眠看事物，体察事物，揣摩事物，让事物在心中留下，然后去等待一个机缘。当遭遇到来之时，就整体地而不是个别地、意境化地而不是表象地倾洒在画面之上。这里边有烂熟于心的记忆，有单项强化的研究，有渐长渐成的历途，但在画面之上的始终是整体的表现，是人与物共进共退、相即相融的真实呈现。在搜集到的林风眠的资料中，我们看到数种珍贵的写生资料，其中一种是黄山写生，一种是不同场景——上海市郊农村、水电站、苏州天平山等的速写。除了少数的几幅之外，我们很难看出这些写生与他的画作之间的直接联系。正如他在《抒情·传神及其他》中所写到的：“我很少对着自然进行创作，只有在我的学习中，收集资料中，对自然作如实描写，去研究自然，理解自然。创作时，我是凭收集的资料，凭记忆和技术经验去作画的……”。“自然”，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可以用心，也必须用心去交流的对象，而“作品”则是这种交流融会之后的结果——就像孩子，有着爱偶双方的种种影子，却不再是爱偶双方的本身。在那神秘的交合之中，对方无所不在，并境域化地孕生着一切。这是另一种汲取自然的方式。在这个方式面前，我们的生活环境呈现了更为普遍的意义。林风眠正是这样地将一切点化成金，在咫尺的距离中塑造了天涯，在熟知的视野中塑造了神奇，在日常习见的一般事物中塑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这位孤行者还带着我们潜入人的心灵感情的最深处。这是一个莫大的深峡，要有足够的胆力探向深处，甚至要受着命运的驱赶，才可能铤而走险，才能摘取那感情之真的透明的晶体。林风眠是一个夜行客，当夜阑人静之



时，当现实的尘嚣远去之时，他将自己锁在上海南昌路、后来是香港弥敦道的斗室中，静对桌案，慢慢地点燃起感情之光，照亮心中的那个世界。这时他的洞察力远比日间真切，他的胆量就像月夜梦游人一样与白昼判若两人。他循迹蹊踪每一道心灵的现象，并听由感情的驱使，超出正常的边界，越向陌生而又激动人心的崖畔。事实上，从方形画面的构图到各种材料揉入宣纸，从用笔用线的方式到以墨压色、以色压墨、以墨压墨的技法，林风眠涉入了中国绘画的许多新的疆域。这些疆域前无古人，知音寥寥，能够衡量出其中价值的，就只有用心灵率真的尺度。这种率真不是一般所说的直率和激动，而是心灵与自然之物相契合的天然状态，是不刻意雕琢亦无须修饰的真情流露。正是这种真情流露，使林风眠得以在新的疆域之中倾听民族和时代的呼唤，一步步地留下足迹。夜晚使这种真情纯化，抛却生活的屈辱，卸下命运的重负，让心灵矛盾的各方从现实的危机中舒解，同时，却又在绘画行为的发生中，渐渐激化而为种种越界胆力的神秘根源，并彼此抵牾，互相亢奋，直至那笔下的世界变得同样紧张、流动、喘息和抑郁，变得和这个生命共同体，和这个生命一样地真诚。林风眠画孤雁，令我们仿佛听到那凄婉的啼声；画“破碎”的静物，让花卉和水果疯狂地聚合和穿行，抖搂出一片神圣的纷沓和别样的辉煌；画远山和近水，交织着对梦想的期望和期望消失后的迷惘；画“一潭死水”，用那逼人的冷寂，点染冰一般的华丽与高洁，勾画那种冰点以下心灵的震颤；画人生百态，直呈命运的烈焰和烈焰中的煎熬，展露那火色通红的精神烙痕。林风眠正是用那支枯笔把每一种感情送达视觉深处，让我们与这些画面一道体验心灵之真的分量。

这位孤独的远行者还带着我们攀缘真实的高峰，在那里俯望人生，辨识自我。在许多写实性的绘画那里，自然物的静止状态被精确地描绘着，表象化的视觉倾向更是一方面沉溺于事物的表面真实，另一方面又指向对事物的观念化的把握。在林风眠那里，事物的真实并不在于事物之中，也不在于人对事物的认识之中，而在于人们与事物相契相合的状态之中，在于人的显在和隐在的两重性之争的发生境域之中。林风眠的眼光总是习惯地越过事物的表象，而将事物整体地剥去外衣，裸呈在灵动的目力之下。此刻，那个未明的世界被紧张地开启：天空显露曦光，大地却远远地蔽藏在群山的那边；色彩和飞白引动阳光和雷电，墨色却带着水气从天而降，企图将一切遮挡……在这个神秘的争斗中，林风眠的世界被不断地开启：从巴蜀山岭的清风到山水梦境的微澜，从静物的立体解析到戏剧人生的苍凉，从人生百态的忧郁到火光鬼影的悚惧，林风眠真实地活在这个夜晚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有风景，却不是悦目的风光；有丽质，却冷漠异常；有色彩，却悠远缥缈；有激